

在水一方

畢雲黛在海上油田工作，已適應了浮家泛宅的生活





清

晨五時五十五分鬧鐘在響起，畢雲黛(Wanda Burt)馬上起床、漱洗更衣，然後前往赫斯基能源上班。畢雲黛的生活似乎與大多數加拿大人沒有分別，不同的是她的「辦公室」遠在北美洲大陸東部的石油產區，紐芬蘭岸外三百五十公里處。

畢雲黛在白玫瑰油田中央的海玫瑰浮動生產貯存卸油船(*SeaRose FPSO*)工作，船上共有九十名員工。這艘特別的浮動生產貯存卸油船可將石油、水和氣體從原油中分離出來，經處理的石油會貯存在船上，然後由穿梭油輪卸載。

畢雲黛是文件控制中心的初級記錄分析師，她的責任重大，負責保存所有最新的技術和安全手冊，並確保操作隊伍能每天隨時查閱打印資料；這份工作每每能在緊急關頭拯救生命。

船上的工作環境可能會變得非常惡劣，因為油田位於當地人稱為「冰山巷」(Iceberg Alley)的地帶，即北極冰山每年漂移的必經路線。可幸的是，二〇〇六年的浮冰數目較少，而畢雲黛唯一擔心的是濃霧。她說：「我在紐芬蘭生活了三十年，從沒有見過像今年那樣的濃霧。這裏堪稱全球最多霧的地區之一，但日落景色也非常迷人，因為這裡全無污染。」

畢雲黛每班工作十二小時，每次最長會留在船上三個星期。然而船上的人員除工作外亦可享有康樂活動，因為卸油船上設施完善，船艙清潔舒適，並設有電影室和健身室，員工還可以到音樂室即興演奏，或切磋撲克牌藝，生活多姿多彩。

至於膳食，畢雲黛笑着說：「實在太美味了！船上的早餐非常豐富，有我最喜歡的鬆脆麥包，而午餐和晚餐更多種肉類和沙律可以選擇。」

船上的女性員工寥寥可數，畢雲黛起初感到有點不安，但後來發現根本不用擔心。她說：「大家在海上一起生活，很快就混熟了。這裡的工作環境也非常不錯，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一群男同事好像大哥哥，而我像是家中的獨生女，感覺非常溫馨。當然，我們不可能整天玩樂，但這裡的工作氣氛與外面完全不同，這種寶貴經驗令人回味無窮，更何況我一向熱愛海洋。」

紐芬蘭人煙稀少，畢雲黛和島上其他居民一樣，大海能勾起他們美好和傷痛的回憶，其中一件事更令他們畢生難忘。

一九八二年二月，紐芬蘭水域對開的*Ocean Ranger*鑽油台發生大災難。鑽油台在暴風雨中沉沒，八十四名船員全部罹難。紐芬蘭省仍然是一個人際關係非常緊密的小社區，所有居民都為這場災難感到悲痛不已，而且大多數居民都與罹難者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當局根據事故調查結果，收緊了這個行業的安全規例。例如，調查發現*Ocean Ranger*有一項關鍵設備沒有維修說明書，否則只要修理一下，鑽油台本可轉危為安（請參閱另文報道）。然而，在畢雲黛和她同事的努力下，現在歷史肯定不會重演。

*Ocean Ranger*沉沒時，畢雲黛還是個小孩子，雖然她沒有失去親人，但這個慘劇仍在她的腦海中留下無法磨滅的回憶。



左：畢雲黛站在*SeaRose FPSO*的飛行甲板上說：「這是難得的寶貴經驗，船上的工作氣氛與外面完全不同。」

OCEAN RANGER遇難記

Ocean Ranger是海上勘探行業中的「鐵達尼」。這個當時最大的半潛式鑽油台由美孚石油(Mobil Oil)操作，由於體積龐大，它用於鑽探其他鑽油台無法勝任的危險區域。就像「鐵達尼號」一樣，當年Ocean Ranger也被視為「永遠不會沉沒」。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紐芬蘭南部出現暴風雪，風速高達每小時一百哩，浪高六十呎，並向位於聖約翰斯東南部三百一十五公里處的格蘭德班克(Grand Banks)逼近，而Ocean Ranger正在該處進行鑽探作業。晚上七時左右，海浪超過一百呎高，船員向美孚石油的陸上基地報告，主甲板已被滔天巨浪擊中。

又一巨浪撞擊鑽油台，擊碎了壓艙物控制室的舷窗。海水湧入船艙，導致控制板出現短路，鑽油台傾斜約十度。

船員試圖用手啟動抽水泵，使鑽油台恢復平衡，但是船上沒有壓艙物控制系統的操作說明書。船員一直只透過同事的口述掌握有關的操作程序。當時員工不但無法抽出已經傾斜的底艙內的海水，反而抽入更多海水，使鑽油台的傾斜角度擴大至約十五度。

船員命懸一線，Ocean Ranger用無線電發出棄船的訊息。雖然直升機和補給船Seaforth Highlander趕到，但暴風雪和冰冷的海水，阻礙了救援行動。當絕望的船員試圖攀爬補給船投過來的救生繩，他們乘坐的救生艇卻翻倒了。

於是，Seaforth Highlander將巨大的充氣救生筏投入水中，但正在下沉的船員却無法游往飄浮不定的救生筏。在二月十五日凌晨時三十八分，鑽油台傾覆，沉入格蘭德班克海底，八十四名船員全部遇難。

加拿大皇家委員會(Canadian Royal Commission)用了兩年時間深入調查這次海難，它提出的建議對海上石油和天然氣勘探設備的設計、建造和安全程序產生重大影響。



海上生活並非只是一味埋頭苦幹。
畢雲黛下班後，可以在食堂和音樂室消磨時間，享受閒情。



「每當我眺望蔚藍的大海，總會想起他，
心裏暗道：『爸爸，大海是屬於您的！』。」



畢雲黛說：「*Ocean Ranger*災難是對我一生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我現在仍然記得，當我透過廣播得知這個消息時的沉重打擊。我的學校為不幸喪生的船員舉行悼念會，三、四、五年級的學生均在體育館的前壁放置用黃色卡紙製成的火焰和用綠色卡紙製成的蠟燭，頂部寫上每位罹難船員的姓名。我當時只是二年級的學生，不能參加這項活動，所以只好坐在體育館裡，默默注視着這些紙蠟燭，為所有失去父親的同學痛哭。對我來說，他們永遠是英雄。」

當畢雲黛去年開始在海上工作，塵封的記憶再次浮現在腦海中。畢雲黛回憶道：「我們乘坐直升機，抵達白玫瑰油田。我們對於能參與這個新興行業極感興奮，同時我也想起*Ocean Ranger*就在那裡沉沒，我不禁為*Ocean Ranger*的船員默默禱告，並祈求他們保佑在油田上工作的我和隊友。」

畢雲黛趁着展開海上之旅的機會，紀念他的父親。她向在紐芬蘭首府聖約翰斯(St John's)工作的赫斯基同事發送電子郵件，其中一封這樣寫道：「各位鍾情陸地的朋友，我已經在船上了！我們正駛向格蘭德班克(Grand Banks)，海面風平浪靜，辦公室也是一樣！感覺非常好，沒有劇烈的震動，只是輕微的搖晃，這將是我畢生難忘的經歷。」

「我佩戴的工作証，上面有一幀我兩歲時與父親的合照。他喜歡在海上的感覺，再大的風浪也不會減低他對大海的熱愛。我多麼希望父親仍然在世，能和他一同分享我的故事，我想他一定會和我一樣興奮。每當我眺望蔚藍的大海，總會想起他，心裏暗道：『爸爸，大海是屬於您的！』。」

— 本故事的部分內容摘自赫斯基公司刊物



白玫瑰綻放異彩

赫斯基在加拿大東岸海域擁有逾二十年的石油勘探經驗，有優越條件開發該地區蘊藏的豐富資源。白玫瑰離岸油田位於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首府聖約翰斯(St John's)以東三百五十公里的貞德盆地(Jeanne d'Arc Basin)，於一九八四年被發現。

白玫瑰油田的可採石油量估計達二億至二億五千萬桶。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白玫瑰油田開採出石油，標誌着加拿大東岸第三個離岸油田開發成功。

在海上勘探和開採石油，由於位置偏遠且環境惡劣，成本一般遠遠高於內陸作業，所以油田必須具規模才符合商業原則。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現時的三個已投產的離岸油田(Hibernia、Terra Nova和白玫瑰)於二〇〇六年，將會生產佔加拿大近五成的常用輕質原油。

白玫瑰油田採用韓國建造的海玫瑰浮動生產貯存卸油船(*SeaRose FPSO*)進行開發，該油船長二百六十七米，擁有在緊急情況下能改變油船位置的可分離轉塔。

